

「羅姆為萬邦」2015 —— 普世宣教的奇特組合還是「新常態」？

James Baker



作者出席研討會時攝

「羅姆為萬邦」(2015年「向羅姆人宣教研討會」的主題)研討會是一個獨特的組合，像拼圖一樣，一塊一塊地湊合起來。縱然尚未成形，但我們知道，這是關於1,000-1,200萬羅姆人的人生光景與前途、一群被邊緣化的人應得著公義的對待、透過倍增的植堂更新不同的社群、復興歐洲的教會、動員全球的基督肢體關心宣教……如何把這些不同的部分拼合成一幅圖畫呢？

2014年第一屆的福音會議上，來自塞爾維亞的羅姆人牧者 Misha Bakic 總括地說出眾人的奇妙經歷：「它有點像『神的愚拙』；正如大家所知道，這是世上不可能發生的——中國人與羅姆人怎可能走在一起？」

這次會議期間，曾與 Melody Wachsmuth 交談，她所寫有關羅姆人的文章，¹ 首先引起華人宣教領袖的關注和思想。大家都感到很驚訝：來自四大洲的華人基督徒、來自眾多歐洲國家的羅姆人，以及少數的西方宣教領袖——如此嶄新的組合，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是多麼的特別！然而，深入來看，它像一個「家」——所有的人不是一個個的個體，而是特別的一個整體，成為了一個「家庭」。

如此奇特的多元性，懷著最不可能達到的期望，為要接觸到最不受歡迎的人群，若非聖靈動工，是不可能出現的。除祂以外，誰能促成這種無法解釋的合一、包容並分享期望呢？我們凝聚起來，協助華人教會了解羅姆人，並動員及推



Melody Wachsmuth 姊妹的文章觸動了華人牧者的心

動他們參與羅姆人事工。他們也彼此鼓勵，並聆聽及回應羅姆人領袖的分享與心聲；聖靈就在羅姆人當中工作。² 我們欣然直接得悉：神蹟地改變了各個社群，已經開始影響所屬的地區；面對貧窮與不公義的社區內的教會，差出參與佈道和植堂的人數，已超過接受訓練的人數了。

然而，由於數百年來一直被邊緣化，羅姆人在社會、文化和屬靈上仍在受苦。歐洲教會也必須承認，在過去和現在，確實有份導致基督的身體深受傷害，在信任、人類價值、權力、資源運用方面，都有深層的問題。我們的世界觀認為：看「吉普賽人」為社會邊緣甚或更差的族群，是「正常合理」的。要改變這個看法絕不容易，也並非無痛；要轉變，必須有所犧牲。這是一個使基督新婦變得更強壯和更美麗的故事：宣教的道德權威從以往的力量與資源「中心」，轉移到一個新的、曾被視為「邊緣」的「創意核心」去。歐洲的屬靈復興將成為下一卷的其中一章。我相信，神正在譜寫著這個故事；故此我也相信，歐洲教會的最光輝時代並非過去，而是未來。

那麼，華人基督徒是否看見了一些我們一直遺忘了的東西呢？

大使命中心的**王永信牧師**為這項獨特的跨文化協作事工，獻出心力與訓勉。他的動機清晰明確：「我們已到了要還債的時候。」這種「福音債」的思維，是他從聖經以及華人的經歷上得來的。保羅看自己為那些未認識福音者的「欠債人」；對王牧師來說，漠視那些人數多達1,000至1,200萬的邊緣化、受大多數歐洲教會與社群抗拒的族群的需要，等同拖欠債務。

華人牧者感人地談到他們如何感激那些把福音帶給華人的宣教士們，並且深切感到要承擔責任，把福音帶給那些正身處於與他們的祖先在福音來華時所處的境況相同的人。這種使命感促使他們對於現況感到不安：「數以百萬的羅姆人從未聽聞福

音……而我們眾教會卻置諸不理！羅姆人基督徒，歐洲教會時常拒絕替他們施行洗禮；即使受洗後，也拒絕給予教會會籍。他們說：『我們所受的是非人類般的對待。』其實他們只期望得到常人般的對待；這確實使我們內疚，基督教會絕不應該如此待人。我們曾經探訪一間羅姆人教會，聚會地點竟是一個集裝箱(貨櫃箱)！他們能擁有的就是那麼多——基督教會不感到羞愧麼？」

現在是還債的時候了，不僅是結清賬目——多認識有關羅姆人如何成為神計劃的一部分，³我們深信「投資」於羅姆人身上，將為天國帶來龐大的屬靈收益。啟發和動員全球華人教會去接觸羅姆人，華人牧者開啟了建基於聖經的心思意念，投入這項融合多種文化的事工。神使用聖經——藉來自其他文化的信徒宣讀和詮釋——提升我們既有的「知識」。

匈牙利華人基督教會的**邢凱牧師**分享說：腓立比書第二章直接提及到宣教，不只是「大體上說」，更是關乎華人教會怎樣向羅姆人宣教：效法基督的謙卑，我們與羅姆人認同；效法基督的順服，我們為羅姆人犧牲。

耶穌基督的門徒不能夠只做

旁觀者，因為我們要體會基督的心：我們要感到祂所感動的；我們必須認同祂與人認同的行動。

我們的異象都「十分脆弱」，往往只顧及「自己的事」，也吝惜自己的資源，用於外展事工上的並不足夠。這絕非基督的心腸——基督把自己的權利和榮耀放下，使我們得著從祂而來的福音。記得首次探訪一個羅姆人村時，它看來非常簡陋、骯髒：心中想，多邋遢啊！但很快，內心的深切責備



邢凱牧師鼓勵我們要體會基督的心

隨之出現：竟然為這些表面的差異而有所不安，卻無視於自己的骯髒——偏見和自我中心，也忘記了基督為我放下一切的心思和意念。

除非我們先讓基督潔淨我們自己污穢的心靈，否則我們不能以基督的眼光去看羅姆人(或任何人)；倘若我們的心靈不改變，我們的眼光也不會改變。倘若基督的順服是我們的榜樣，我們就必須願意為羅姆人犧牲，甚至捨命；否則，一切都流於表面。我們在物質和屬靈上的豐盛，帶給我們向周圍有需要的人一個「無可推諉的責任」；我們必須跨越自己的民族性，為周圍有需要的人犧牲地付出、獻上。

雖然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羅姆人，但看見華人弟兄的生命，一頁一頁的活潑地實踐聖經所教導，神直接對我說話……當看見神在華人當中工作時，我被觸動要為自己族群(「白人」教會)的硬心痛悔，並且開始對羅姆人產生愛心。誠然，這是效法基督的榜樣。我必須謙卑地看，歐洲的華人弟兄姊妹艱苦地承擔著被邊緣化的羅姆人的擔子，而西方的我們卻依然置身事外。

Dr. Anne-Marie Kool是一位學者，她認真地研究和深入反思，在教會、文化、歷史上與羅姆人相關的屬靈和文化議題。她的研究帶來甚麼建議？外展工作必須從學習發問開始，透過交談從而理解羅姆人的歷史和文化。我們永遠不能單從書籍和講座，便得到所有我們需要知道的事情。

我們對羅姆人歷史的看法都被「定型」；這樣看「別人」所「構想出來的形象」只是幻想，並不



Dr. Anne-Marie Kool 深入研究羅姆人的歷史和文化

真實。由這些想像而產生的各種行動，往往形成偏見與排斥的強烈風氣。要接觸羅姆人，我們必須離開被定型的觀點，轉而細看他們的故事：我們要坐下來，彼此相交以及聆聽。有關各樣數據的故事，如Clement Le Cossec⁴所分享的，不僅是羅姆人的珍寶，更是整個教會的珍寶。聆聽羅姆人的故事(並與我們的故事相繫)，也關乎我們自己的復興。

認識他們的故事，是接觸未認識的族群的重要一步。明顯地，忽略這一步，會導致過度依賴從外間引進的方法。要辨別從外間引進的觀念非常困難，例如：「成功是可以數算的」這種觀念，在在影響著我們如何看待及從事宣教事工。

聖經及歷史清楚地向我們顯示：復興並非來自「成功」，必須經歷艱辛和苦難。真正的宣教，往往是道成肉身與翻譯的相互影響，它不僅是一個策略的釐定與執行，更在於祂所使用的器皿，也在於忠心。

要了解羅姆人的歷史與文化並不容易，但卻是宣教工作的一部分。宣教不僅需要技巧，更需要我們成為基督的使者，活出十字架的樣式。若把宣教當作一個策略性的企業，會導致我們競爭、角逐；若以宣教為參與神的使命，便會產生新的認知、新的夥伴關係，更能領會基督的心腸。除此之外，我們必須正視過去及現在的歐洲教會惡待羅姆人的行為。

來自柏林華人基督教會的**徐立牧師**是普世宣教和華人教會中的資深牧者，他曾到西伯利亞東部，參與王永信牧師推動的福音運動。徐牧師反思「福音的大能」：「福音」確是「好消息」，但不只是一個「消息」，不僅是「進入天堂的門票」，也不僅是我們信徒致力傳講福音的「好東西」。福音本身是大能，要明白它的能力，我們需要了解它的本質。當耶穌是教會的主時，祂的能力就會彰顯——只有祂的能力能夠改變整個社會。神期望教會去傳福音，因為福音不能「靠自己」傳開。

我們時常用文字表達和教導福音，把福音看為人類的知識一樣。就好像我們把獅子放入籠裏，供

人觀賞……竟然忘記了牠是「萬獸之王」！我們要把籠打開，讓福音的獅子彰顯自己的能力，而不是靠我們自己的能力和專長去把福音宣講——需要依靠聖靈。

這樣對真理委身，不是僅僅需要某一間教會，而是需要整個基督的身體參與；華人、西方以及羅姆人教會必須聯合起來並肩作戰——我們本來就不該孤軍作戰。當我們聯合一起時，神就帥領我們向前邁進。

當我認識自己也是苦待羅姆人者的一分子時，徐牧師在結束時對與會的羅姆人表達的一段話，更令我深受感動。當他回應Dr. Ann-Marie Kool所講，西方人的歷史怎樣與羅姆人的歷史相關時，他停頓下來，然後再接著說：「作為一間受國家認可的德國教會，對於在納粹大屠殺期間，德國教會沒有幫助羅姆人，反而實際上增加他們的苦難，我們需要為此道歉！」他邀請羅姆人領袖到台上，極其誠懇地請求他們寬恕，並且為他們祈禱。

我們不必活在罪疚中，而是需要前進。「我們需要跨出自己的地方，也不要只是彼此問候。」教會與宣教機構需要互相交流資訊，並共同計劃如何接觸羅姆人和服侍他們。

在歐洲聆聽著這位華人牧師把從世界各地來到歐洲的華人的心連繫起來，就彷彿聆聽著他們家人彼此談話……然而，這也是對我們所有「西方人」的一大提醒，甚至責備。

Pastor Grover Crosby是多倫多一個多元語言教會的英語部牧師，他的教會差派了一個代表團出席會議。他提到「福音是不排外的」，這是福音的核心。在歷史上，教會對待羅姆人有所虧欠，但耶穌的福音卻清楚地對所有族群兼容，不排斥任何一族的。「排外」與神的性情不相符，耶穌來到世間，為要「吸引全人類」歸向他。保羅從自己的內在經歷認識到：不能單靠熱心，或者知識，或者血統就可以稱義。簡單來說，傳福音者需要深信羅姆

人也包括在「全人類」之中。

我們能否在歐洲宣教而不理會羅姆人呢？其實，我們一直都這樣做——從事宣教，卻又默許排斥羅姆人。排外，是歐洲數以百萬計人口每天生活所面對的，我們更把那些原則從自己的文化引入教會文化中，卻鮮有感到不安或反對。福音要求我們認清和反對「排外」（包括體制、原則以及「定型」觀念上），並且首先從我們關閉的門和關閉的心入手。

當聽到有這個研討會時，就是在布達佩斯經驗豐富的宣教同工們也感到驚訝：「華人……來這裏？向羅姆人宣教？確認他們的領導角色？」但當評估神透過這個宣教運動所開拓的深度與廣度時，或許是時候「跨過」那種奇怪的感覺。神總是在邊緣處工作，總是藉著軟弱的和遭拋棄的，使強壯的和有自信的大惑不解；神總是喜歡擾動我們固有的分類，使我們看見祂的智慧和奇異恩典。倘若我們認真地看宣教為「從萬邦到萬民」，「羅姆為萬邦」就絕不是「新事」，也許只是普世宣教的「新常態」而已。

註釋：

1.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13/may/god-among-roma.html> 及 <http://www.internationalbulletin.org/issues/2013-03/2013-03-145-wachsmuth.html>
2. <http://www.newsweek.com/2014/10/17/how-roma-are-becoming-europes-new-moral-army-276033.html> 及 <http://www.charismamag.com/site-archives/126-features/the-spirit-moves-in-europe/559-reaching-europes-gypsies>
3. <http://www.wsj.com/articles/muslim-migrants-meet-christian-gypsies-1445556478>
4. http://www.clement-le-cossec.org/index.php?p=1_8_Missionary-stories

（作者為ReachGlobal ServEurope Catalyst Team Leader，本文由Agnes Yeung翻譯為中文）